

Preciado, P.B. (2018). *Countersexual Manifesto*. Translated by K.G. Dunn.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作者：保罗·B·普雷西亚多 (Paul B. Preciado)

译者：許顛頊 (they/them/祂/TA)

导论

扩展冰冷的科学研究，直至某个研究对象不再令自己不受影响反而燃起激情，这是很危险的。事实上，我所考虑的令世界充满生气的沸腾 (ebullition)，也同样是我的沸腾。因此，我所研究的对象与其在沸点上的主体是无法区分的。

——乔治·巴塔耶，《被诅咒的部分》，卷一

《索多玛的120天》 (*The 120 Days of Sodom*) 的手稿是一卷12米长的纸卷，由几张小纸片粘在一起组成，纸的两面用黑色墨水书写。萨德 (Sade) 在1785年被关进巴士底狱期间，为了避免被狱卒发现，他在三十七个几乎完全黑暗的夜晚里用最微小的笔迹写下了这本书，并把它藏在一个空心的木制假阴茎 (dildo) 中。萨德所写的任何东西都被没收了，并承担着被立即提出新指控的风险。萨德宣称他把时间花在了读书、写作、吃饭以及自慰——他说，每天超过六次以上。正是为了这些自慰的行为他要求妻子勒内·佩拉吉 (Renée-Pélagie) 给他做一个木制的假阴茎以用来插入肛门。这根假阴茎被藏在监狱的一堵石墙里，它保护了这卷手稿免受巴士底狱的掠夺并最终被 Arnoux de Saint-Maximin 发现，并在一个多世纪后的1904年由德国医生伊万·布洛赫 (Iwan Bloch) 以“欧仁·杜伦 (Eugène Dühren)”的笔名首次公开。

从萨德这篇最具挑战性的文本的幸存中我们得到的教训不但是空心假阴茎可以成为隐藏秘密的有用之笔，或者任何假阴茎最终都可以包含一本书，而且一本书也可以像假阴茎一样，通过成为性 (sexuality) 的制造技术来运作。就像假阴茎一样，书也是性身体 (sexual body) 的修改 (modification) 的辅助文化技术。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本书，也是一个假阴茎。一本假阴茎书 (dildo-book) 也是一本关于假阴茎的书，旨在改变可能使用它的主体。

写这本书的时候，我确实是另一个人。我当时二十八岁，合法名字是比特利兹 (Beatriz) 且本应为一女人，人们认定我是酷儿女同性恋者 (queer lesbian)。这本书不

是作为学术知识而写的。它是一个实验。它就像一种虚构的技术让我开始了一个成为他者 (becoming-other) 的过程 (且仍在进行中)。当时我正在社会研究新学院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受雅克·德里达 (Jacques Derrida) 指导进行欧陆哲学的博士论文。我的博士论文主题是圣奥古斯丁的皈依 (Saint Augustine's conversion) 作为一个跨性 (transsexuality) 的过程：在皈依时，奥古斯丁从一种放纵的欲望和蓬勃的性活动转向了贞洁的伦理命令 (ethical imperative) 和性的自我否弃 (sexual self-renouncement)。于我而言，奥古斯丁就是来跨性者 (transsexual)：他从一种欲望的经济转变为另一种，促成了一种由神学的内摄 (introjection)、身体的去情欲化 (de-erotization)，以及去生殖器化 (degenitalization) 三者所主导的新的性存在 (sexuality) 的发明。这就是我如何开始认为性的可塑性是一种超越当代性别政治 (gender politics) 的事物，一种隐含着制造不同的欲望体制的事物。

与此同时，部分受世纪末建筑领域内流传的解构话语所驱使也为寻找更好的补助金来完成我的论文，我将这奇特的奥古斯丁议题从新学院带到了普林斯顿大学建筑学院，进入建筑领域意味着我哲学实践的激进递延 (deferral)。虽然接受过性别的建构主义理论之训练，但我从未深思过性别建构的操演性 (performative) 过程的物质性 (materiality)。“当你谈论性别时，你所说的‘建构’ (construction) 到底是什么意思？”，建筑师们问我，并申明建筑技术 (construction technologies) 是他们的主要“事务”。我到底指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

于是我开始关注性别技术的物质性。建筑师和设计史学家帮助我把身体和性作为建造和视觉技术的特定效果来看待，其中包括构图、拼贴、复制、模仿、装配、标准化、分割、空间分布、切割、重构、透明度、不透明度等等。如果说建筑是一种制造社会空间的政治技术，那么身体也可以用建筑术语来理解。这就是我开始将假阴茎和医疗技术中的间性 (intersex) 和跨性 (trans) 重造 (reconstruction) 视为设计、义肢和生物建筑 (bioarchitectural) 技术——这些可以被铭刻在一个更庞大的技术改造物质身体与我们自身对空间、时间和现实的感知的历史中的技术——之缘由。至此，我决定从圣奥古斯丁转向我

¹ 此处为便于阅读顺畅仍沿用“他们”作为指代所有性别认同的人的第三人称代词。鉴于部分中文读者在阅读到单人旁的“他”时总会下意识地代入生理男性，而英文中的“they”又可作为无特定性别含义的单数第三人称代词使用 (原文为复数指称)，特此标示。——译者注

的个人生活，去直面那些发生在我生活中的性别酷儿（gender-queer）和跨性/别（trans）运动的物质转换和身体制造的进程。

首先，读者不会在这里找到任何借口或合法性的理由。我不介意你认为我的性存在是酷儿或残障的（disabled）。我拥抱酷儿性（queerness）和残障。这本书对各种性、性别和性存在三者不可化约的多样性提出了乐观的、‘明显’是反科学话语的肯定，它不是以号召革命开始，而是以显现——我们就是这个正在发生的革命——为始。

这本宣言同样也是对在二十世纪瘫痪了哲学、性别理论和人类学话语的本质主义/建构主义困境的回答，同时也是对规范式的精神分析²、马克思主义、生物学话语和技术，以及主流哲学学术著作的回应。

在写这些文字的时候我希望避免学术话语的封闭性，同时仍利用它的一些批判性工具来理解被排斥在学术话语之外的东西。这类话术及其语法不仅像一片森林不允许我们辨别每棵树木，而且还更进一步，迫使研究者为了理解这森林而砍伐树木。正如假阴茎的逻辑所宣称的那样，这本书不是在砍伐树木、摧毁生命、削解欲望与性存在，而是呼唤我们去关怀和增殖（proliferate）、去联结与乘叠。

我属于在精神分析学理论对性存在之诠释的批判霸权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哲学家和活动家。上世纪末（fin-du-siècle）的女性主义和酷儿理论可以说达成协议一致对抗关于性存在的欧洲精神分析理论的超男性化（hypermasculinity）、白人至上主义和异性恋中心主义（heterocentrism）。因而这本宣言借助了女性主义和酷儿理论对精神分析规范所采取的反抗策略，其文本与操练也可被理解为酷儿和跨儿（trans）之性存在的反临床实践（counterclinic）。

弗洛伊德与拉康式的精神分析提出将假阴茎理解为一种阳具动因（phallic instance），一个能够让人在维系权力幻影的同时避免阉割情结的对象。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以及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相反，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和费利克斯·加塔利（Félix Guattari）将阉割情结的概念理解为精神分析的“意识形态建构”之一。近年来的酷儿和跨儿运动所阐述的政治与理论经验则将《反俄狄浦斯》

² 不包括让·欧利（Jean Oury）和费利克斯·加塔利（Félix Guattari）等人所进行的异见的临床实践，这些实践如今仍在苏·罗尼克（Suely Rolnik）等人的项目中继续进行。

(*Anti-Oedipus*)³的计划进行了延伸和激进化。精神分析式的阉割概念仰赖于一种异性恋霸权 (heteronormative) 与殖民主义的身体认识论, 一种二元论式的解剖学制图, 其中只有两种身体和两种生理性 (sexes): 根据阴茎——一个 (或多或少) 突出的生殖器官来定义的男性身体与主体性, 以及另一个由阴茎的缺失所定义的女性身体与主体性。这种阴茎有无的辩证是作为两种相互排斥的可能性之间的一个困境呈现的, 且在这种二元对立之外的, 只有病理和残障。

这本宣言是对那些鲜活生命的激进多元性和欲望与快乐 (pleasure) 之生产形式的异性恋殖民 (heterocolonial) 式阉割的一个愤怒与无礼的回应。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 根据二元论强制进行性别指派 (gender assignment) 的暴力的性别诊断在每个现代医院里都是合法化的做法; 在这个世界里, 尽管药物能够使异性恋和繁殖从技术角度上分离, 但异性恋仍然被断言为是性繁殖的正常和自然形式; 在这个世界里, 荷尔蒙、义肢和手术使性别转换 (gender transition) 的经验得以体现, 但对性别的规范化仍是任何性别再指派 (gender reassignment) 过程的政治要求⁴; 在这个世界里, 皮肤和器官的三维打印实验已经在进行, 但始终受制于霸权式的性别和种族规范框架。然而, 我们——间性者 (intersexed)、残障者 (crip)⁵、非白人者 (nonwhite)、跨儿者 (trans) ——存在着、言说着、行动着。我们是药物色情体制 (pharmacopornographic regime)⁶下的反俄狄浦斯者。我们的身体和主体性可能没有政治或解剖学意义上的存在, 但我们却生活于其中, 并反抗着这个二元的性/别 (sex-gender) 制度。

³ 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 *Anti-Oedipus*, vol. 1 of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trans. Robert Hurley, Mark Seem, and Helen R. Lan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3). (《反俄狄浦斯: 资本主义精神分裂·卷一》, 吉尔·德勒兹与费利克斯·加塔利著, 目前暂无中译)

⁴ 此处的“gender”(常译为“社会性别”)已经承载了作为描述生物生理性征差异而存在的“sex”(常译为“生物性别”)的含义, 读者可考虑的一点是“gender”不是被“sex”所涵盖或独立于“sex”, 实际上, 更是成为了“sex”的前设而两者是纠缠共生的; 亦可于在 Anne Fausto-Sterling 等学者的研究中发现女/男二分的生物性别分类机制是充满异性恋父权偏见的、粗暴的。——译者注

⁵ Crip 是 Cripple (残废) 偏向口语化的简写。学者 Robert McRuer 亦结合酷儿理论和残障研究 (disability studies) 延伸出“Crip Theory”这一范式意图以一个主动积极地态度揭穿、打击健全主义, 以及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工具价值所建构的“强制性健全身体常态”。——译者注

⁶ 药物色情 (pharmacopornographic) 是普雷西亚多铸造的复合词, 用以表达晚期资本主义下的制药工业和色情产业凭借它们管制身体的一系列社会控制技术整合而成的一个新的生产主体化规范的机制, 更是一个新的政治技术——涵盖着从规训机构、监控技术再到一系列生物技术等并配合着符号-技术式 (semitechnical) 管理模式运作。“色情”也指代着一个资本内驱力——鼓动消费、并以受控制的量化的性快感为目标。读者可参阅普雷西亚多的《睾酮毒瘾者: 药物色情时代的性、药物与生命政治》(*Testo Junkie: Sex, Drugs, and Biopolitics in the Pharmacopornographic Era*), 暂无中译。——译者注

因此，阉割不仅仅只是殖民-异性恋父权体制（colonial heteropatriarchal regime）的一个心理或政治的性策略（sexual device）。自1950年代以来，随着性指派（sexual assignment）的“金钱协议”的拓延，阉割已成为医学-药物工业综合体为界定身体而采用的核心技术之一。阉割是一套手术和内分泌学的程序与规则，旨在通过对所谓的间性婴儿进行篡改手术（mutilating operations）以便技术性地生产性别差异，进而讲身体在形态学及性方面（sexual）不可化约的多样性重塑和转变为仅以“阴茎/阴茎的缺失”为标示的生物性二元论（sexual binarism）。

占主导地位的精神分析叙事及其二元生殖器经济可以被理解为一个伴随着异性恋霸权体制（heteronormative colonial regime）的临床装置，其通过定义病理实例和寻求对性差异的认识论及其权力-知识体系所生成的焦虑与精神痛苦的正常化治疗所形成。支配式的精神分析和药理学作为治疗室而运作使得异性恋殖民体制（heterocolonial regime）所产生的焦虑和精神痛苦转化为政治反叛的力量的这一可能性失效，并将其转化一个为主体认同的过程：“接受你是一个男人或是一个女人”，“假设你是异性恋或是同性恋”。享受与情欲化（eroticize）二元体制的暴力。

面对这些争论的僵局，我转向将假阴茎当作是我自身的却又陌生的反阉割转化（anticastration conversion）的反奥古斯丁式客体。这个相当平庸的、物质性的工艺品似乎是将我女性和女同性恋的性存在转化为另一种难耐不堪、不可言说的事物，以至于它必须保持秘密。假阴茎似乎对我的拉康派精神分析学家和女性主义朋友们产生了同样的困扰。于两者而言，它是一个劣质的能指（signifier），是我对权力的未被阉割的欲望的一种病态症状，也是我对男性气质的一种支配式的阳具形式的复制。精神分析和女性主义似乎都迫使我就像在巴士底狱的萨德那样以微小的字迹书写假阴茎的话语并将其秘密地藏在假阴茎内部。

尽管如此，我对假阴茎的体验却截然不同。我对假阴茎在身体和性存在中引入的非身份认同式（nonidentitary）语法很感兴趣。假阴茎回避了“有”与“无”的分离反意

（disjunctive）：它既不归属本质的本体论，也不隶属所有权的秩序。假阴茎是也不是一个器官，虽然它能属于某个人，但那个人不能完全拥有。假阴茎属于一种多元、联结、共享、转移和使用的经济。假阴茎拒绝被铭刻在身体里以创造有机的整体性或身份认同。它站在剥夺和游牧主义的一边。

这本宣言将自己置于假阴茎的一方以颠覆异性恋-资本-殖民主义 (heterocapitalist colonialism) 的三种现代叙事：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和达尔文主义。反对马克思，这本宣言将再生产/繁殖 (reproduction) 置于政治经济的中心；反对弗洛伊德，这本宣言的目的是将“恋物”去殖民化并将其复原为能够制造任何性身体 (sexual body) 的文化技术；反对达尔文，这本宣言质疑生物性二元论 (sexual binarism)，将其作为跨越动物/人类分隔的东西。反性 (Countersexuality) 是反俄狄浦斯的，是使历史性的资本主义进程、人类拯救 (human salvation) 和地球救赎 (planetary redemption) 等叙事无限趋于平缓的渐进分析 (asymptotic)。

此外，假阴茎学 (Dildonics)⁷也强调了性别理论对性存在的不可还原性。性别理论标志着妇女政治解放的重大飞跃，同时也促使了性和性存在从性别中剥离出来。性别研究的问题在于性存在本身在讨论中被抹去了，进而试图将性差异作为一种普遍的本体论进行批判。这本宣言申明性存在不能被简化、还原为性差异或性别认同。在这里，“性存在”被定义为一种政治性的，但有时是身体及其快感的无意识美学。

性存在⁸就像语言一样：它们是交流和繁殖/再生产 (reproduction) 的复杂系统。性存在是一种与语言一样有着共同的谱系和生物文化的铭刻 (biocultural inscriptions) 的历史建构。性存在也是可以被学习的，就像语言那样——我们可以述说多种语言。就像单语主义下经常发生的情况一样，单一的性存在在我们的童年时代就被强加于我们并被认为是一种自然化的欲望之特征。我们被训练成了性单语主义 (sexual monolingualism)。这是我们无法

⁷ 普雷西亚多曾在《性别和性逆版权》(Gender and Sex Copyleft) 一文中详细阐释了“Dildonics”一词，“假阴茎学是发明新的性-非生殖器官 (new sexual non-genital organs) 和去性别化快感 (degendered pleasures) 的一种后酷儿 (post-queer) 的技术-符号学式 (techno-semiotic) 科学，是一种抽离身体的过程，在插入-繁殖的性-资本闭合回路之外，在性、性别、种族和身体的商品化的规范性生命政治之外” (Preciado, 2006: 154)；其也提到了假阴茎学对某些身体部位的暗喻，例如在医学上描述的“阴道” (vagina) 可能作为“男孩洞” (boyhole) 而运作，而一个生理-阴茎 (bio-penis) 可能作为一个肉体-假阴茎 (flesh-dildo) 运行。读者可以注意到的是对于这些断裂的、看似弔诡的意指符号链实际上正破坏着规范式的常被认为是自然的身体与行为，激进地去推翻那些对身体的限制、对性、性别和性向、性行为、性欲望等性存在的一条条规训，视生殖器为技术对象去拓展我们体验身体的方式与围绕着身体的一系列经验。普雷西亚多的野心更是建造新的性/性别/性存在 (sex/gender/sexuality) 体制，去消解自然/技术这个二分话术，试图以主体的可塑性 (plasticity) 去反思与逃逸本质主义/建构主义两者间围绕着就有性/性别/性存在展开的不着边际的论战。以 Dildo 去置换阴茎的生物属性与阳具的能指主体位置是激进与惊人的 (虽然许多精神分析学者对此有不同意见，如不认同将拉康概念中的阳具与阴茎分割；亦或拒绝对阳具的中心位置的移除与再意指)，此书也因此被部分读者认为是邪典的 (cult) 文本。本译文的读者们不妨找来此书，深入阅读，再以自己的经验去想象一个超越二元逻辑的世界，去建立自己的性别语言，思考这场身体的技术革命。——译者注

⁸ 性存在 (sexualities) 在这段文本的含义中稍微偏向性向、性意识，为避免读者混乱仍采用与上文一致的“性存在”作为翻译且保持“sexuality”所蕴含的张力与混沌。——译者注

理解为一种社会产物的语言，是我们能够理解却无法完全听到其口音和旋律的语言。我们通过性别指派的医学和法律行为，通过教育和规训，通过阅读和写作，通过形象消费、模仿和重复，通过痛苦和快乐，进入了那个性存在。而我们本可以在不同的知识、权力和欲望的制度下进入任何其它的性存在。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学习任何其它带有或多或少的疏离感和陌生感、或多或少的愉悦感和占用感（appropriation）的性语言。学习与发明其它的性存在、其它的欲望和快乐的生产体制是有可能的。在将性存在作为一种语言和美学思考的同时，这本宣言呼吁超越形式主义、功能主义和愿景帝国（the empire of vision）。反性是一种企图与自己的性存在疏远、间离并在性的翻译中迷失自我的尝试。

反性宣言的灵感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上世纪末女性主义和酷儿群体中出现的关于性存在正常化的争论和缄默。这本书是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和雅克·德里达，德勒兹和加塔利，居伊·奥康让（Guy Hocquenghem）和莫尼克·维蒂格（Monique Wittig），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和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以及厄休拉·勒古恩（Ursula Le Guin）和阿尔弗雷德·雅里（Alfred Jarry），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和杰克·霍伯斯坦（Jack Halberstam），安娜·哈普林（Anna Halprin）和伊冯·雷奈尔（Yvonne Rainer）的产物。

我想把哈拉维在20世纪80年代末探索的赛博格政治（cyborg politics）的论述延伸到性存在上。假阴茎，虽然表面上看是低技术的，但它却是一种非常强大的认识论工具。假阴茎之于性和直系的生殖器表征系统，就如赛博格之于自然/文化二分一样。两者都位于种族主义的男性统治的资本主义（the racist male-dominant capitalist）传统的边缘。如果说阴茎（阳具）[penis (phallus)] 是这种霸权式传统的有机体现，那么假阴茎就是它的赛博格他者（cyborg other）⁹。尽管它是根据对自然的表征和挪用的逻辑来制造的（有时是模仿阴茎），但假阴茎就像赛博格一样，超越了这一传统并通过戏仿（parody）和异议将其推至极限。假阴茎本体论是后自然主义和后建构主义的。假阴茎政治是后身份认同式的（postidentitary）。在生与死、器官与机器的极限之处，义肢在性与性存在两者间不仅引入了生成（becoming）与剥夺（dispossession）的本体论，而且还引入了躯体易装（somatic drag）的政治。

实在论者对反性主义者

⁹ 再次提醒读者，这里的“他”无特定性别意味，亦即“TA”，只为配合常见的中文翻译。——译者注

格伦·古尔德 (Glenn Gould) 断言有这么两类音乐家：于技艺精湛的演奏者 (virtuoso players)，钢琴 (或任何其他乐器) 成为它自身的终结；于另一类演奏者而言，乐器仅仅是通过我们具身的知觉物质性 (embodied sensorial materiality) 进入音乐领域的接口 (interface)，发明着一种声音，创作着一种在演奏之前不存在的旋律。我们也可以说有两类性施动者 (sexual agents)：对于其中一类，性活动的对象是根据器官和身体的适当功能的特定定义 (勃起、射精、繁殖、高潮等) 而重复着性身份 (男性或女性、异性恋或同性恋) 的乐谱；于另一类而言，那些器官 (生物的或人造的、有生气的或技术符号式嵌入的) [alive or technosemiotically incorporated] 仅仅是获得某些形式的快感或情动 (affects) 的接口，而这些快感或情动是不能用性差异、性别或性身份来表示的。我们将把前者称为无论是否有意识的——主流娱乐-高潮-产业 (entertainment-cum-industry) 的“实在论者” (realists) 或“生殖器主义者” (genitalists)、异性恋/同性恋“自然主义者” (straight/homosexual “naturalists”) 和追随者。后者，我们则会称为“反性主义者” (countersexualists)。

性的实在论依赖于性的自动化：性的自动化是为了将决定论注入社会再生产 (reproduction) 过程中的政治技术，并被医学-法律体系和药物色情技术所推动。实在论者，无论是异性恋的或同性恋的，都在生理阴茎/生理阴道世界 (the biopenis/biovagina world) 的装配线内性交。性殖民资本主义 (Sexocolonial capitalism) 使性存在自动化，不断增加着 (大多是无偿的) 性劳动和生产力的同时也增加了成为政治和经济治理目标的主流性身份的生产。大多数哲学家、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都是性实在论者。

反对性的自动化，假阴茎学是后性别和后性认同 (post-sexually identified) 主体的性存在。反性实践的真正目的既不是身体上的快感 (它总是可以转化为利益) 也不是身份生产，而是过度耗费 (exuberant expenditure)、情动实验以及自由。

三维打印性 (3D-PRINTING SEX)

没有一个让我们稍后再来回顾反思的身体。我们为自己创造了一个身体，赢得了自己的身体——我们为此付出了高昂的 (政治和情感的) [affective] 代价。我们的身体和性存在是我们同时居住和执行操演 (perform) 的集体体制机构。生产这些现存的体制机构 (living institutions) 并使之合法化的社会技术正在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只有十五世纪的地球变化¹⁰才能相提并论的历史时期。我们很快将停止印刷书籍并开始印刷肉体，从而进入数字生物（digital biowriting）的新时代。如果说谷登堡（Guttenberg）时代是以圣经的去神圣化、知识的世俗化、反对拉丁语的本土语言的增殖以及政治上的异议语言的激增为特征，那么，生物-谷登堡三维时代（bio-Guttenberg 3D era）将会带来现代解剖学作为主导的现存语言/编码（living language/code）的去神圣化。

借助三维生物打印机（3D bioprinter），我们很快就能打印出我们的性器官了。生物墨水（Bio-ink）由将要移植器官的身体的母细胞聚合而成。新的器官将被数字化设计并打印出来，以供之后移植或植入到一个能够识别该器官的身体。打印所谓的重要器官（如肾脏和肝脏）的进展已至测试阶段，然而实验性生物技术实验室还没有讨论过打印性器官的问题。他们¹¹说必须要建立伦理限制。但是，他们¹²讨论的是谁的伦理？为什么我们能够打印和移植一个肾脏却不可以是一个阴茎、阴道、或者一个阴茎-蒂（dick-clit）¹³？性差异的审美是否被视为对人体改换（transformation）的伦理限制？父权制和异性恋性规范是否要被认为是合乎伦理的？当谷登堡在1451年声称他只需几周就能打印出180本每页由四十二行文字组成的《圣经》（据说是上帝的话语）时也受到了迫害——这是只有被授权的修道士才能以手工的方式进行的事情，而这一过程耗时数月。我们知道如何使用一台三维生物打印机，但不知道自由地使用它。反性（countersexuality）肯定设计和打印任何性器官都是可能的。性器官不是预先决定的根据作为是生理女（female）或生理男（male）的性差异美学而被认定是阴茎或阴道的形态器官（morphological organ）。性器官是任何器官（无机或有机的），它有能力通过连接活体与外在的神经系统或通过产生一个身体和机器的网络来引导性器官。性器官是任何有能力经由神经系统连接一个鲜活的身体至其外在（exteriority）或通

¹⁰ 这里“十五世纪的地球变化（fifteenth-century planetary mutation）”指的是约翰内斯·谷登堡（Johannes Gutenberg）在15世纪前中期的欧洲发明的金属活字印刷术以及机械活字印刷机（mechanical movable type printing press）所引发的印刷革命。其在欧洲的快速普及使得印刷产量增加，也加大了知识的传播进而推动了在这之后的文艺复兴（the Renaissance）、宗教改革（Protestant Reformation）、启蒙运动

（Enlightenment）、和科学革命（Scientific Revolution）等运动。同时，十五世纪的地球正处于中世纪温暖期（Medieval Warm Period）后的小冰期（Little Ice Age）。——译者注

¹¹ 再次提醒读者，这里的“他”无特定性别意味，亦即“TA”，只为配合常见的中文翻译。——译者注

¹² 同上条注释所述（Ibid.）。——译者注

¹³ 文中所述“阴茎-蒂”的外生殖器的相似生理结构存在于部分间性人之中。单就外生殖器这一因素而言（无需代入二元“性别”的含义），研究人员在生物学上列出的从阴茎到阴道、阴蒂（clitoris）的生理结构光谱中存在着多种不同形式与结构的外生殖器（尽管目前病理化的诊断仍存在着）。这里仅选出一篇《自然》（nature）上的普及文章以供读者阅读 *Sex Redefined* <https://www.nature.com/news/sex-redefined-1.16943> ——译者注

过生产一个联结各式身体与各式机器的网络来输送兴奋力（*potentia gaudendi*）¹⁴的器官（无机或有机的）。

这个男性霸权和性差异的体制（在政治上仍占主导地位，但从科学意义上讲，至少自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就已陷入危机）之于性领域（*the domain of sexuality*）就像之前宗教一神论之于西方神学领域一样。正如中世纪的西方不可能（或者说是亵渎）质疑上帝的话语一样，今天也不可能质疑性二元论和性差异的形态美学（亦或被认为是反自然的）。尽管如此，性二元论和性差异美学只是框定和限制、规范化和等级化（*hierarchize*）了我们欲望的增殖形式的历史范畴、认知和政治地图。性二元论的逻辑以及同性恋与异性恋之差异皆为每个单一身体的混沌互渗的能力（*chaosmotic potency*）屈从于性繁殖（再生产，*reproduction*）工业化的过程的效果。只有当身体是位于一条生产与再生产（繁殖，*reproduction*）的福特主义式家庭链（*Fordist-family chain*）上的卵细胞（*ovules*）或游动精子（*spermatozoids*）的潜在生产者时才会被承认为是人类。

我们必须把欲望的生产力从殖民异性恋资本主义（*colonial heterosexual capitalist*）的囚禁中解放出来。欲望已经是一种将某些器官作为剩余力比多生产（*surplus libidinal production*）的自然化场所的机械式义肢（*machinic prosthesis*）。如果说工人主义¹⁵肯定了剩余——在生产中以及在由固定资本拨款构成的潜力的发展中增加的价值——本质上源自生产性社会合作，那么，我们就肯定了性的剩余衍生自社会的性合作，衍生自欲望的集体生产。唯一有趣的性是异化的性（*alien sex*），即通过投入对你（作为一个具身的主体）仍是未知的欲望的——你的性的生成-他者（*the becoming-other of your sex*）。

¹⁴ 这里原文用语为拉丁语“*potentia gaudendi*”即英译“*orgasmic force*”。普雷西亚多在 *Testo Junkie: Sex, Drugs, and Biopolitics in the Pharmacopornographic Era* 一书中有详细解释过这个概念（主要集中在41页到50页）。其使用“*potentia gaudendi (orgasmic force)*”一词以描述被药物色情资本主义

（*Pharmacopornographic capitalism*）所控制的生产模式和对象，“一个身体的（总体）兴奋刺激的（真实或虚拟的）力量”[*the (real or virtual) strength of a body's (total) excitation*]（2003: 41）。这里我简单描述一下：药物色情资本主义生产着“正确的、常态的”合成荷尔蒙与色情（无论它以何种形式出现）以保证性化社会的规范化，同时这种力（*potentia*）所代表的资本主义对象对其工业（制药业为首）而言是极好的，因为它只需要相对较轻的劳动力，且直接作用于身体上。另外，“*potentia*（力量）”来自于斯宾诺莎哲学且与“*potestas*（权力）”同源，都被纳入到“*power*”一词之中，在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的书 *The Savage Anomaly* 和德勒兹在法国电视节目 *L'Abécédaire de Gilles Deleuze ("Gilles Deleuze's alphabet book")* 中的“*J for Joie (Joy)*”这一章节也对两者做出了区分，此处不便赘述。我们也可以注意到从斯宾诺莎-德勒兹再到马苏米（*Massumi*）与塞奇威克（*Sedgwick*）等人所引发的不同视角的情动转向（*affective turn*）中，普雷西亚多的著作也带来了另外的实践视角。——译者注

¹⁵ 原文为“*operaismo (workerism)*”。——译者注

左派的失败在于它没有能力从西方的、白人的、生物男性的 (biomale)、父权制身体以外的其它方面重新定义主权。今天全球变化的唯一途径就是构建一个地球躯体共产主义 (planetary somatic communism)，一个由地球内部的 (所有) 鲜活身体与地球共同组成的共产主义。生产和繁殖/再生产 (分别被自然化为生理男性和生理女性) 之间的区别是现代殖民异性恋资本主义 (colonial heterosexual capitalism) 内部劳动分工的核心，没有一个新的性与性存在的政治组织，新的劳工政治组织就无法实现。这意味着我们所熟知的与生殖功能和规范性的异性恋编舞 (插入者、被插者) [choreographies (penetrator, penetrated)] 相关的性器官，必须被完全克服。首先，繁殖功能可能必须从生物器官 (bio-organs) 中断裂、提取和去辖域化 (deterritorialized)：我们的生殖细胞的管理可以集体决定，不同的 DNA 链被视为共同的集体财富，这是数百万年来突变、学习和改造的结果。性存在的全面转变需要一个制度上的转型 (institutional transition)。我们将需要摒弃性 (作为家庭、婚姻、伴侣内的劳动) 的传统和自然化的组织结构。

从十九世纪的规训式异性恋体制向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影响的药物色情体制的转型可以描述为通过诺华 (Novartis)、罗氏 (Roche)、辉瑞 (Pfizer)、赛诺菲 (Sanofi)、诱蓬 (YouPorn)、谷歌 (Google)、脸书 (Facebook) 等公司把自动化的应用从工厂转移到被认为是性相关的器官的功能上和从行为 (带有预设剧本且效益多产的性编舞 [sexual choreography]) 到性政治领域的全面计算机化上。我们从与床上的肉体性交变成了与屏幕上的物质性交：我们是互相性交的对数 (logarithms) 和化学合成物。在微观政治上重新占有性的身体的任务不能包括剥夺身体的媒介和生物技术。我们正是媒介和生物技术的生命体。于此相反，我们的任务需要为了发明新的器官和性功能而使代码短路。

针对 (Against) 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跨儿 (LGBT) 身份运动的改革主义 (reformist) 和融合主义 (integrationist) 的法律议程，反性提出一个欲望与身体、技术与意识之间的关系的新配置。针对根据传统的民主手段 (投票、改变法律等) 争取身份的承认与再现的斗争，我建议从根本上尝试集体性解放和性自治的新实践。

在一个药物色情时代，当躯体力 (somatic forces) 被生物分子和视听控制技术 (cybernetic technologies) 所俘获时，快乐 (pleasure) 不再是赫伯特·马尔库塞 (Herbert Marcuse) 所期待的解放力。相反，我们需要开辟一个革命性的领域，以发明新

的器官和欲望——快感仍无法被定义的——无法用身份政治的方式来代表的新主体性 (subjectivities) 。

此外，向生殖细胞的外部化和性制度变革的过渡任务不能委托给国家及其垂直的、不再有效的命令亦或新自由主义行动及其水平的、日益增长的网络。目标是每个人的器官和主体性的完全DIY化。革命和生产都不是计划性的，但变异作为一个开放的项目，仍然是未知的。

新身体的发明只有通过来自传统上被理解为适当的身份认同之边界的经验的装配 (assemblage) 和杂交 (hybridization) 才有可能：器官、功能和身体在同性恋和异性恋、跨性 (trans) 和生物 (bio)、残障和健全、动物和人类、白人和非白人的界阈处 (threshold) 被重塑。这些身份认同 (从未存在过并且只是父权制-殖民 [patriarchal-colonial] 的权力-知识体制中的固定点) 现在已经陈旧过时了。

所有的性劳动 (有偿或无偿，婚内或婚外，生殖或不生殖) 都是认知劳动，因为它依赖于一个技术符号 (technosemiotic) 系统 (弗洛伊德称之为“力比多” [libido]，德勒兹和加塔利称之为“欲望”)，没有这个系统，身体根本就不是性的也不是活着的。为了提出一种新的社会契约，有必要发展出一个认知欲望的生产可能性的完整集合。一旦被去自然化，性存在就为思考单一 (singularity) 与共同 (common) 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开放式模型。任何性存在都是几个先前分离的身体之间的技术聚合体 (assemblage) 。

正是在对一个不确定的范围内的语言、美学、认识与欲望的形式以及技术和生命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的考虑中，性合作的向度才起着核心作用，并可能揭示出关键的变革的政治可能性。器官作为生产快感的物质平台和代表身份的场所，可以而且应该抵御异性恋霸权的约束重新编程与重新格式化。

这个主张源于意识到性存在的结构在药物色情体制下已经发生了改变。压迫和剥削不再来自于另一个身体从一个身体中抽取多余的性器官。压迫和剥削不再来自于另一个身体从一个身体中提取其兴奋力 (potentia gaudendi) 的剩余 (surplus)。作为剩余的兴奋力从来都不是某一个生物器官 (不是阴茎或阴道，敏感区，甚至大脑) 的产物，而是总是通过性合作而产生的，因为积极地建构性存在的符号技术、媒介和生化技术的药物色情网络并不属于任何一个特定的人，也绝不会等同于一个单一的身体。

我们不需要强壮的腿来向前进行。我们需要以不同的方式来思考运动与静止、行动与被动、生产力与创造力。

诗歌是唯一的政治

如果说这本书被称为宣言，那是因为这本书是基于俄罗斯、欧洲、美国和非洲的批判性（critical）前卫运动中的信念，即必须用艺术想象所提供的工具来思考政治（这里指的是性存在和身体的政治）。一本宣言是一个夸张的、艳丽的政治假阴茎。没有诗歌，就没有政治中的自由。尽管第二波女性主义和酷儿主义理论强调了需要转变认识论体制从而激活性别解放，但现在似乎很清楚，要使性身体去殖民化，就必须转变欲望体制。欲望不是一个给定的真理，而是一个编造的（fabricated）社会场域，可以在运用隐喻与想象、诗歌与躯体实验等工具的条件下加以修改。

正是因为性和殖民的体制的暴力太过严重，才有必要展开诗歌的无意识和解构力量来对抗它。在这里，我们必须利用艺术思潮和少数群体运动所教给我们的一切。这本宣言是将达达主义（Dadaism）应用于性存在，将观念女性主义应用于对性别差异和外生殖器

（genitalia）的轻描淡写（understating），将激进的教学法应用于对性别和性身份规训的反学习（unlearning）。行为艺术和后结构理论在这里应该被理解为文本用来取代解剖实在论之中心性的假阴茎、情动的文化机器（apparatuses）和想象生产。

受到激发与抵抗身体、情动和性存在的规训与控制之过程的孤僻（autistic）与初期的（infantile）能量的启发，这本宣言是一个理论和诗意的尝试以进行漫画（cartoons）中所做的事情：在性和性别压迫的墙上画一扇门并从中逃脱。这扇门被称为“躯体共产主义”。

阿尔勒，法国，2018年

译者按：

保罗·B·普雷西亚多用“反性（别）”（Countersexual）这一极其宽广的术语去描述那些将身体坐落在一系列二元话术（如：淫想性交[Kinky]/乏味性交[Vanilla]、同性恋/异性恋、跨性/顺性、女/男、生产/再生产等等）之外的生命存在、身份实践以及关于性愉悦的技术，而处于身外的带有阴茎/阳具（Penis/Phallus）特征的假阴茎（Dildo）作为此文本的中心同时也是一种关于性的技术、解构的技术。其将假阴茎的直观意义与象征意义为始去揭示关于它作为性的技术的谱系以及我们理解、性化、体验、欲望、编造身体的方式：一切都是假阴

茎、性与性别之建构、我们所理解的纯粹自然的身体建基于过时的科学话语而如今业已存在众多生产性/性别/性存在体系 (sex/gender/sexuality regime) 的技术 (书写的技术、生物技术、图像生产的技术等)。我们需要进一步扩宽、开发、编排、生产这些技术、器官、欲望以及这个可塑的主体的存在。这一乌托邦视野的宣言在一次次断裂、脱轨、弥散中展开的不只是修辞的策略，也是酷儿实践的具现。*此译文为普雷西亚多于2018年为这本宣言的英译版所作的导论 (原书为法语出版于2000年)， “Countersexual”一词于行文中为求阅读顺畅译为“反性”。

作者简介：

保罗·B·普雷西亚多 (Paul B. Preciado) 是一位哲学家、策展人和跨儿活动家 (trans activist)。曾任第14届卡塞尔文献展公共项目策展人及第58届威尼斯双年展台湾馆策展人。著有《反性 (别) 宣言》 (*Countersexual Manifesto*)、《睾酮毒瘾者：药物色情时代的性、药物与生命政治》 (*Testo Junkie: Sex, Drugs, and Biopolitics in the Pharmacopornographic Era*)、《色情托邦：花花公子的建筑与生命政治》 (*Pornotopia: An Essay on Playboy's Architecture and Biopolitics*)、《天王星上的公寓：跨越的编年史》 (*An Apartment on Uranus: Chronicles of the Crossing*)